

學海

編

第七十六册



湘山野錄卷上

宋 吳僧文瑩 著

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時

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旨

惟宋公湜深體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

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

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

守疆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皇祐中明堂大享時世室亞獻無官僚惟杜祁公衍以

太子太師致仕南京仁宗詔公歸以待祠公已老手
繕一疏以求免但直致數句更無表章鋪敘之飾止
以奇牋妙墨臨帖行書親寫陳奏臣衍向者甫及年
期還上印綬天慈極深曲徇私欲今犬馬之齒七十
有三外雖支持中實衰敝且明堂大享千載難逢臣
子豈不以捧璋侍祭為榮遇臣但恐顛倒失容取戾
非淺伏望陛下察臣非矯免預大禮無任屏營

孫集賢冕

天禧中直館幾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也節

槩清直晚守姑蘇甫及引年大寫一詩于廳堂云詩

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

仕早謀泉石養閒身去年河北曾逢李見素今日淮

西又見陳或云陳李二公被差者也寄語姑蘇孫刺史也須抖擻

老精神題畢拂衣歸九華以清節高操羞百執事之

顏朝廷嘉之許再任詔下已歸竟召不起王冀公欽

若里閨交素也冀公天禧中罷相以宮保出鎮餘杭

艤舟蘇臺歡好款密醉謂孫曰老兄淹遲日久且寬

衷當別致拜閒公正色曰二十年出處中書一素交

潦倒江湖不預一點化筆迨事權他屬出廟堂數千

里為方面始以此語見說得為信乎冀公愧謝解舟
遂行

夏英公竦每作詩舉筆無虛致鎮襄陽時胡秘監旦喪

明居襄性多狷躁譏毀郡政英公昔嘗師焉至貴達
尚以青衿待之而不免時一造焉一日謂公曰讀書
乎曰郡事鮮暇但時得意則為絕句胡曰試誦之公
曰近有燕雀詩云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西畔使君
家空堂自恨無金彈任爾啾啾到日斜胡頗覺因少
戢慶歷初被召真拜將屆闕以言者抨罷除使相知

南京到任以二闕寄執政曰造化平分荷大鈞腰閒
新佩玉麒麟南湖不住栽桃李擬伴沙禽過十春又
曰海雁橋邊春水深略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
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公後鎮西京時張相昇知諫
垣以一詩諷曰弱羽傷弓尙未完孤飛殊不礙鸛鸞
明珠自有千金價肯與游人作彈丸卒不敢以一言
及之

真宗初詔种隱君放至闕以敷對稱旨日既高中人送
中書膳諸相皆盛服俟其來种隱君韋布止長揖而

已楊大年聞之頗不平以詩嘲曰不把一言裨萬乘
 祇又雙手揖三公上聞之獨召楊曰知卿有詩戲种
 放楊汗浹股慄不敢匿避又曰卿安知無一言裨朕
 乎出一阜囊內有十軸乃放所奏之書也其書曰十
 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安議
 危石守道聖政錄有之俾太年觀之從容奏曰臣當翌日負荆
 謝之

張尙書

詠

鎮陳臺一日邸報同年王文正公旦登庸乖

崖色甚不悅奮拳振臂謂客曰朝廷安肯用經綸誰

康濟人乎賴余素以直節自誓束髮登仕無兩府之
 志時幕中杜壽隆者乘其語而說之曰賤子素知公
 無兩府意遽問曰此吾胸中蘊蓄子安得預知乎杜
 曰某蓋嘗誦公柳詩有安得辭榮同范蠡綠絲和雨
 繫扁舟之句因是以知之慍少解

乖崖公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
 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賊有包戈臥鼓豈煩師旅之威
 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夫何
 有司以對偶頭尖因點之選胡旦為狀元公憤然毀

裂儒服欲學道于陳希夷博趨豹林谷以弟子事之
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鑑一見之謂日子當爲貴公卿
一生辛苦譬猶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
座客無奈惟賴子滅之然祿在後年此地非棲憩之
所乖崖望乞入道陳日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果後
二年及第于蘇易簡榜中希夷以詩遺之云征吳入
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卻應
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
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妖蠱之叛至則平定

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閒地朝廷終不允因腦瘡
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張乖崖成都召還日臨行封一紙軸付僧文鑑大師者
上題云請于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八
年當其歲也時凌侍郎策知成都文鑑至是日持見

凌公曰先尙書向以此囑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
乞公開之洎開乃所畫野服攜筇黃短褐一小真也
凌公奇之于大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祥符七年甲
寅五月二十一日薨開真之日當小祥也公以劍外

鐵緡輜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一界撫之始祥符辛亥今熙甯丙辰六十六年計已二十二界矣雖極智者不可改

真宗西祀回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詣行在乞臨幸且稱漢唐舊都關河雄固神祇人民無不望天光之下臨也上意未果召种司諫放以決之時种持兄喪于家既至真廟攜之登鶴鵲樓與決雍都之幸种懇奏曰大駕此幸有不便者三陛下方以孝治天下翻事秦漢侈心封禪郡岳而更臨游別都久

拋宗廟于孝為闕此其不便一也百司供擬頓仗事繁晚春蠶麥已登深廢農務此不便二也精兵重臣扈從車蹕京國一空民心無依况九廟何此陛下宜深念之乃其三也上正色悚然曰臣僚無一語及此者种曰近臣但願扈清蹕行曠典文頌聲以邀己名此陛下當自寤于清衷也翌日傳詔鑿輿還闕臨遣雍人所幸宜不允真宗便欲邀放從駕至京放乞還家林上曰非久必當召卿

譯經鴻臚少卿光楚大師惟淨江南李王從謙子也通

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慶歷中朝廷百度例務減
 省淨知言者必廢譯經不若預奏乞罷之臣聞在國
 之初大建譯國逐年聖節西域進經合今新舊何啻
 萬軸盈函溢屋佛語多矣又况鴻臚之設虛費祿廩
 恩錫周給率養尸素欲乞廢罷仁宗曰三聖崇奉朕
 烏敢罷且又賦貢所籍名件皆異域文字非鴻臚安
 辨因不允未幾孔中丞道輔果乞廢罷上因出淨疏
 示之方已景祐中景靈宮鋸傭解木木既分中有蟲
 縷文數十字如梵書旁行戶部之狀因進呈仁宗遣

都知羅崇勳譯經潤文使夏英公竦詣傳法院特詔

開堂導譯每聖節譯經則謂之開堂冀得祥異之語以識國獨淨

焚天香導譯逾刻方曰五竺無此字不通辨意左璫
 恚曰請大師且領聖意若稍成文譯館恩例不淺而
 英公亦以此意諷之淨曰某等幸若蟲紋稍可箋辨
 誠教門之殊光恐異日彰謬妄之迹雖萬死何補二
 官竟不能屈遂寫奏稱非字皇祐三年入滅碑其塔
 者此二節特不書惜哉

祥符中日本國梯航稱貢非常貢也蓋因本國之東有

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真宗喜
 敕本國建一佛祠以鎮之賜額曰神光朝辭日上親
 臨遣夷使面乞令詞臣撰一寺記時當直者雖偶中
 魁選詞學不甚優贍居常止以學士張君房代之蓋
 假其稽古才雅也既傳宣令急撰寺記時張尙爲小
 官醉飲于礬樓遣人徧京城尋之不得而夷人在閣
 門翹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後錢楊二公
 正當暇日改閒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得閒司諫
 拂衣歸華山蓋种放得告還山養藥之時也希白曰

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卻張君房時傳此事爲雅
 笑

种司諫既以三不便之奏諫真皇長安之幸惟大臣深
 忌之必知車輅還闕不久須召先布所陷之基使其
 里舊雷有終諷之曰非久朝旨必召明逸慎勿輕起
 當自存隱節徐宜特削一奏請覲以問鑿駕還闕之
 良苦乃君臣之厚誠也种深然之上還京已渴佇與
 執政議召种之事大臣奏曰种某必辭免乞陛下記
 臣語久而不召往往乞自請覲試召之詔下果不至

辭曰臣父幼亡伯氏鞠育誓持三年之喪以報其德
止有數月乞終其制上已微感後半年知河陽孫爽
果奏入具言种某乞詣闕請覲上大駭召執政曰率
如卿料何耶大臣曰臣素知放之所為彼視山林若
桎梏蓋強持隱節以沽譽豈嘉遜之人耶請此一覲
亦妄心狂動知鼎席將虛有大用之覬陛下宜察之
蓋王文貞旦累章求退之時也由此寵待遂解劄付
河陽賜种買山銀一百兩所請宜不允是年遂亡祥
符八年也种少時有瀟湘感事詩曰離離江草與江

花往事洲邊一歎嗟漢傳有才終去國楚臣無罪亦
沈沙淒涼野浦飛寒雁牢落汀祠聚晚鴉無限清忠
歸浪底滔滔千頃屬漁家誠先兆也初种隱君少時
與弟汶往拜陳希夷博陳宿戒廚僕來日有二客一
客膳于外才旦果至惟邀放升堂殷勤眦睨以一絕
贈之曰鑑中有客白髭多鑑外先生識也麼只少六
年年六十此中陰德莫蹉跎种都不之曉但屈指以
三語授之曰子貴為帝師而無科名晚為權貴所陷
种又乞素履之術子若寡慾可滿其數种因而不娶

不勝壽六十一

楊大年年十一建州送入闕下真宗親試一賦二詩頃

刻而就上喜令中人送中書俾宰臣再試時參政李

至狀臣等今月某日入內都知王仁傳聖旨押送建

州十一歲習進士楊某到中書其人來自江湖對敷

軒陛殊無震懼便有老成蓋聖祚承平神童閒出也

臣亦令賦喜朝京闕詩五言六韻亦頃刻而成其詩

謹封進詩內有七閩波渺邈雙闕氣岩嶢曉登雲外

嶺夜渡月中潮斷句云願秉清衷節終身立聖朝之

句

天禧中宰臣奏中書樞密院接見賓客然兩府慎密之

地亦欲咨訪天下之良苦早暮接待復滯留機務又

分廳言事各有不同欲乞今後中書樞密院每有在

外得替到闕及在京主執臣僚如有公事竝逐日于

已時已前聚廳見客已分廳即俟次日急速者不在

此限非公事不得到中書密院

真宗西祀回召臣僚赴後苑宣示御製太清樓聚書記

朝拜諸陵因幸西京記西京內東門彈丸壁記皆新

製也笑謂近臣曰雖不至精優卻盡是朕親撰不假
于人也語蓋指在楊大年也歸田錄述之

景德四年司天判監史

序

奏今歲丁未六月一十五日

五星當聚周分既而重奏臣尋推得五星自閏五月
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按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
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
卽臣讓明于君此百千載未有也但恐今夜五星皆
伏真宗親御禁臺以候之果達旦不見大赦天下加
序一官羣臣表賀

寇萊公詩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
風格初授歸州巴東令人皆以寇巴東呼之以比前
趙渭南韋蘇州之類然富貴之時所作詩皆淒楚愁
怨嘗爲江南春二絕云波淼淼柳依依孤邨芳草遠
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沙汀人未歸又
曰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
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余嘗竊謂深于詩者盡欲摹
唐人清切悲怨以主其格語意清切脫洒孤邁則以
爲高殊不知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萊公富貴時

送人使嶺南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為警
 絕晚竄海康至境首雷州吏呈圖經迎拜于道公問
 州去海近遠曰只可十里憔悴奔竄已兆于此矣予
 嘗愛王沂公會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
 有早梅句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
 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盡然

陳郎中亞有滑稽雄聲知潤州治迹無狀浙憲馬卿

按之至則陳已先覺廉按訖憲車將起因觴于甘
 露寺閣至醉憲憲曰將注子來郎中處滿斟陳驚起

遽拜憲訝曰何謂何謂陳曰不敢望滿但得成資保
 全而去舉族大幸也馬笑曰豈有此事既而竟不敢
 發有陋儒者貢所業舉止凡下陳玩之曰試請口占
 盛業生曰某卷中有方地為輿賦誦破題曰粵有大
 德其名曰坤陳應聲曰吾聞子此賦久矣得非下句
 云非講經之座主乃傳法之沙門乎滿座大笑陳尤
 工藥名詩有碁為臘寒呵子下衫因春瘦縮紗裁風
 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之句皆不失風雅

丁晉公謂貶崖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祕監

召還光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啓謝之其略
曰三十年門館游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
出生成其婉約如此又自夔漕召還知制誥謝兩府
啓二星入蜀難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
地後云謹當揣摩往行軌躅前修効慎密于孔光不
言溫樹體風流于謝傅惟咏蒼苔

時大臣爲樞相以非辜降節度使謫漢東會禁林主誥
者素爲深仇貶語云公侯之家鮮克稟訓茅土之後
多或墜宗具官某亡國之衰緒孽臣之累姻時冢宰

謂典誥曰公之貶語太酷禁林曰當畱數句以俟後
命太宰曰尙未盡憾乎

石參政中立在中書時盛文肅度禁林當直撰張文節

公知白神道碑進御罷呈中書石急問之是誰撰盛

卒對曰度撰對訖方悟滿座大笑又劉中師因上殿

賜對衣腰帶榮君之賜銜而不換遽服之謝于其弟

乃寶瓶銀帶也會方霽庭中尙泥足踏坐于泥中袍

帶濡漬石問曰郎中貴甲幾多曰若干歲曰果信果

信土入寶餅遂有此撲

錢思公謫居漢東日撰一曲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
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
懷漸變成衰晚鸞鑑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尊
今日芳尊惟恐淺每歌之酒闌則垂涕後聞尙有故
國一白髮姬乃鄧王倣歌妓驚鴻者也曰吾憶先王
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紉爲送今相公其將
亡乎果薨於隋鄧王舊曲亦有帝鄉烟雨鎖秦愁故
國山川空淚眼之句頗相類

吳越舊式民間盡筭丁壯錢以增賦役貧匱之家父母

不能保守或棄于襁褓或賣爲僮妾至有提攜寄于

釋老者真宗一切蠲放吳俗始蘇

雍熙二年鳳翔奏岐山縣周公廟有泉涌舊老相傳時
平則流時亂則竭唐安史之亂其泉竭至大中年復
流賜號潤德泉後又涸今其泉復涌澄甘瑩潔太宗
嘉之

楊叔賢郎中異眉州人言頃有眉守初視事三日大排

樂人獻口號其斷句云爲報吏民須慶賀災星移去
福星來新守頗喜後數日召優者問前日大排樂詞

口號誰撰其工對曰本州自來舊例只用此一首
楊叔賢自強人也古今未嘗許人頃爲荊州幕時虎傷
人楊就虎穴磨巨崖大刻戒虎文如鱷魚之類其略
曰咄乎爾虎出境潛游後改官知鬱林以書托知事
趙定基打戒虎文數本書言嶺俗庸獷欲以此化之
仍有詩曰且將先聖詩書教暫作文翁守鬱林趙遣
人打碑次日本者申某月日磨崖碑下大虫咬殺打
碑匠二人荆門止以耆狀附遞寄答

范文正公鎮餘杭今侍讀王樂道公在幕楊內翰隱甫

公察謫信州未幾召還赴闕過杭公厚遇之特排日

遣樂吏往察判廳請樂詞樂道吐之不作來日酒數
行遣吏投書于席大概言陶之學先王之道也未始
畱心于優笑之藝始某從事于幕天下之士識與不
識皆以陶爲賀蓋令巖穴幽潛之士無不由明公之
門剪擢以至于華顯者獨某不幸吏于左右公未嘗
訓之以道德摩之以仁義反以優戲之事委之非所
望也且金華楊公亦吾儒高弟之一人爾苟某始者
躡巍等歷清秩過執事之境必不肯以優伶之辭爲

記也云云公以書示隱甫隱甫笑曰戾及當司尤無謂也公頗動既而移鎮青社樂道少安又王尚書拱辰長安上事日理掾撰樂詞有人閒合作大丞相天下猶呼小狀元之句又梅龍圖摯餘杭上事日一曹僚撰頭盞曲有黃閣方開金鼎和羹正待梅之句二吏因受知蒙二公薦擢不數年竝陞于臺閣皆係乎幸不幸爾

太平興國四年縣州羅江縣羅公山真人羅公遠舊廬有人乘車往來山中石上有新轍迹深三尺餘石盡

五色知州仲士衡緣轍迹至洞口聞雞犬聲

興國七年嘉州通判王袞奏報往蛾眉山提點白水寺

忽見光相寺西南瓦屋山上皆變金色有丈六金身

次日午時有羅漢二尊空中行坐入紫色雲中

治平中御中有評呂狀元溱杭州日事者其語有歡游

疊嶂之閒家家失業樂飲西湖之上夜夜忘歸執政

笑謂言者曰軍巡所由不收犯夜亦宜一評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與賓僚游東山各寺

寬履輕衫攜樽餽引步于漁溪樵塢閒遇佳處則飲

忽平田閒一茅舍有兒童誦書聲相君攜策就之乃
一老叟教數邨童叟驚悚離席改容趨謝而翔雅有
體氣調瀟洒丞相愛之遂觴于其廬置之客右叟亦
不敢輒啖李以既渴連飲數梨賓僚有曰此不宜多
食號爲五臟刀斧叟竊笑丞相曰先生之哂必有異
聞叟謝曰小子愚賤偶失容于鈞重然實有所聞更
堅質之仍脅以巨觥曰無說則沃之叟不得已問說
者曰敢問刀斧之語有稽乎曰舉世盡云烏有其稽
叟曰見鷓冠子所謂五臟刀斧者非所食之梨乃離

別之離耳蓋言人之別離戕伐胸懷甚若刀斧遂就
架取一小冊振拂以呈丞相乃鷓冠子也檢之如其
說李特加重

金陵賞心亭丁晉公出鎮日重建也秦淮絕致清映軒
楹取家篋所寶袁安臥雪圖張于亭之屏乃唐周昉
絕筆凡經十四守雖極愛而不敢輒覬偶爲一帥竊
去以市畫蘆雁掩之後君玉王公琪復守是郡登亭
畱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清麗壯吳都昔人已
化遼天鶴舊畫難尋臥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

學海類編
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座隅此
詩與江山相表裏爲質畫者之刀斧也

淳化甲午李順亂蜀張乖崖鎮之僞蜀僭侈其宮室規
模皆王建孟知祥乘其敝而爲之公至則盡損之如
列郡之式郡有西樓樓前有堂堂之屏乃黃筌畫雙
鶴花竹怪石眾名曰雙鶴廳南壁有黃氏畫湖灘山
水雙鷺二畫妙格冠于西川賊鋒既平公自懷壁畫
置其畫爲一堂因名曰畫廳

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側嘉泉也便于漱酌行客未有

不舍車而留者始寇萊公南遷日題于東楹曰平仲
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行未幾丁晉公又過之
題于西楹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范補之諷安撫

湖南留詩于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禮佛向南
行烟嵐萃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詩牌猶存

六快活詩長沙致仕王屯田揆譏六君子而作也六人

者卽帥周公沆漕趙公良規憲李公碩劉公舜臣倅

朱景易許立是也其詩略曰湖外風物奇長沙信難

續衝峰排古青湘水湛寒綠舟楫通大江車輪會平

陸昔賢官是邦仁澤流豐沃今賢官是邦剗啗人脂
肉懷昔甘棠化傷今猛虎毒然此一邦內所樂人統
六漕與二憲僚守連兩通屬高堂日成會深夜繼以
燭幃幙皆綺紈器皿盡金玉欲喉若珠纍舞腰如素
束千態與萬狀六官權不足因成快活詩薦之堯舜
目云云餘數聯皆咄咄猥駁固不足紀愚後至長沙
故訪老皆云豈有此事蓋公暇以登臨爲適所在皆
爾一酒食遂等猛虎剗脂啗肉之害果苛政者復不
知如何比邪所以觸憲網皆自速也有樊太傅立二

人者里閭交素近乞骸俱老于故鄉而林泉相依以
二疏風裁自高一且謗詩既出急捕樊以脅之樊義
薄無守悉以游從之事賣之以求苟免仍希賞格獄

具揆坐嘲謗之典盡削其籍立以告發獲賞因轉一

官昂然拜命略無三褫之差誥詞曰爲爾交者不其
難乎誠所謂也嗟乎風義薄惡故錄之以自誨

熙甯以來大臣盡學術該貫人主明博議政罷每畱之
詢講道義日論及近代名臣始終大節時宰相有舉
馮道者蓋言歷事四朝不逾其守參政唐公介曰兢

慎自全道則有之然歷君雖多不聞以大忠致君亦未可謂之完人宰相曰借如伊尹三就桀而三就湯非歷君之多乎唐公曰有伊尹之心則可况擬人必于其倫以馮道比伊尹則臣所未喻也率然進說吐詞爲經美哉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竚立宿雁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復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風

集于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撰

歐陽公頃謫滁州一同年

忘其人

將赴閬倅因訪之卽席

爲一曲歌以爲送日記得金鑿同唱第春風上國繁華而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孤負曲江花聞說閬山通閬苑樓高不見君家孤城寒日等閒斜離愁無盡紅樹遠連霞其飄逸清遠皆白之品流也公不幸晚爲儉人搆妖豔數曲射之以成其毀予皇祐中都下已聞此闋歌于人口者二十年矣嗟哉不能爲之力辯公尤不喜浮屠

文瑩

頃持蘇子美書薦謁之迨

還吳蒙詩見送有孤閒竺乾格平淡少陵才及林閒
著書就應寄日邊來之句人皆怪之

宋鄭公

庠

省試良玉不琢賦號爲擅場時太宰胥內翰

偃

考之酷愛必謂非二宋不能作之奈何重疊押韻

一韻有瓌奇擅名及而無刻畫之名之句深惜之密
與自改擅名爲擅聲殆後發試卷果鄭公也胥公孳
孳于後進故天聖明道閒得譽于時若歐陽公等皆
是後雖貴顯而眷盼亦衰故學士王平甫撰胥公神
道碑略云諸孤慎勿歸于潤州公平日薦擢相踵而

材勢大顯者無一人所助獨宋鄭公卹其家甚厚蓋
茲事也

僞吳故國五世同居者七家先主

昇

爲之旌門閭免征

役尤著者江州陳氏乃唐元和中給事陳京之後長
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雍睦凡巾櫛櫛架及男女
授受通問婚葬悉有規制食必羣坐廣器未成人者
別一席犬百餘隻一巨船共食一犬不至則羣犬不
食別墅建家塾聚書延四方學者伏臘皆資焉江南
名士皆肄業于其家

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後神道碑破題云五岳崢嶸崑山
出玉四溪浩渺麗水牛金蓋言誕育聖躬實係懿后
奈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佑之托
難爲直致然才者則愛其善此也獨仁宗不悅謂晏
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
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區區不足校當更別改
晏曰已焚草于神寢上終不悅迨升祔二后郝文孫
承旨扑當筆協聖意直敘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實
生藐沖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旣往仙游斯

邈嗟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
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
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歲餘參大
政

天聖七年曹侍中

利用

因姪

汭

聚無賴不軌獄旣具有

司欲盡劾交結

利用

者時儉人幸其便陰以文武四

十餘人諷之俾深治仁宗察之急出手詔其文武臣
僚內有先曾與曹利用交結往還曾被薦舉及嘗親
暱之人竝不得節外根問其中雖涉汭之事者恐或

註誤亦不得深行鍛鍊其仁卹至此是年聖筭方二
 十內自去會與曹師以文詔命數有勸諭舉必當廉
 天聖七年晏元獻公奏朝廷置職田蓋欲稍資俸給其
 官吏不務至公以差遣徇僥競者極眾屢致訟言上
 天煩聽覽欲乞停罷時可其奏但令佃戶逐年收課利
 類聚天下都數細價均散見任官員至九年二月忽
 降敕國家均敷職田以厲清白向因僥倖遂行停罷
 風聞搢紳之間持廉守道者甚眾苦節難守宣布明
 恩悉仍舊貫審官三班流內銓今後將有無職田處

均濟公平定奪差遣不得私徇

咸平中翰林李昌武宗諤初知制誥至西掖追故事獨

無紫微自別墅移植聞今庭中者院老相傳猶是昌
 武手植晏元獻寫賦于壁曰得自莘野來從召園有
 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觀茂悅以懷舊指蔽芾
 以思人

太宗第七女申國大長公主平生不茹葷端拱初幸延
 聖寺對佛願捨為尼真宗即位遂乞削髮上曰朕之
 諸姊皆厚賜湯邑築外館以尚天姻酬先帝之愛也

汝獨願出家可乎申國曰此先帝之願也堅乞之遂
允進封吳國賜名清裕號報慈正覺大師建寺都城
之西額曰崇真藩國近戚及掖廷嬪御願出家者若
密恭懿王女萬年縣主曹恭惠王女惠安縣主九十
餘人皆隨出家詔普度天下僧尼申國俗壽止二十
八

冀公王

欽若

淳化二年自懷州赴舉與西州武

覃

偕行

途次圃田忽失公所在覃遂止于民家散僕尋之俄
見僕闊步而至驚悸言曰自此數里有一神祠見公

大所乘馬弛韁宇下某逕至神祠有門吏約云令公適

與王相歡飲不可入也某竊窺見其中累有笙歌杯

盤之具

覃

亟與僕同往見公已來將半酣矣詢之笑

而不答

覃

卻到民家指公會處乃裴晉公廟

覃

心異

之知公非常人矣公登第後不數年爲翰林學士使
兩川回輶至哀城驛方憩于正寢將吏忽見道從自
外而至中有人云唐宰相裴令公入謁公忻然接因
密謂公大用之期仍懷中出書一卷示公以富貴爵
命默定之事言終而隱及公登庸圃田神祠出俸修

學淵類編
飾爲文紀之

石延年字曼卿爲祕閣校理性磊落豪于詩酒明道元

年以疾卒曼卿平生與友人張生善死後數日張生
夢曼卿騎青驢引數蒼頭過生謂生曰我今已作鬼
仙召汝偕往生以母老固辭久之曼卿怒登驢而去
顧生曰汝太劣吾召汝安得不從今當命補之同行
矣後數日補之遂卒補之乃范諷字今儀真存碑石
序其事尤詳

大參元厚之公成童時侍錢塘府君子荆南每從學于

龍安僧舍後三十年公以龍圖貳卿帥于府昔之老
僧猶有存者引旌鉞訪舊齋而門徑窗扉及泉池釣
游之迹歷歷如昨公感之因構一巨堂榜曰碧落手
寫詩于堂詩有九重侍從三明主四紀乾坤一老臣
及過廬都失恨前人之句雖向老而男子雄贍之氣
殊未衰歇未幾果以翰林學士召歸俄而又參熙甯
大政真所謂乾坤老臣也其堂遂爲後進之勸

大姓真視謂神軒朱引也其堂後發於越之墟
 叔未真想未效果以神林學士召魏對而又發
 又極靈格犬射西人之何報向者西與下報
 寫信于堂信會人重封從三則主四則
 物之遊聖顯吸相公知文以對一可堂
 請文會舍

湘山野錄卷中

宋 吳僧文瑩 著

真宗居藩邸升諸宮命侍講邢昉說尚書凡入席詩禮

論語孝經皆數四既即位咸平辛丑至天禧辛酉二

十一年之間雖車輅巡封徧舉曠世闕典其閒講席

歲未嘗輟至末年詔直閣馮公元講周易止終六十

四卦未及繫辭以元使虜遂寢及元歸清躬漸不豫

仁宗即位半年侍臣以崇政殿閣所講遺編進呈方

冊之上手澤凝籤及細筆所記異義歷歷盡在兩宮

抱泣于靈幄數日命侍臣撰講席記

僕射相國王公至道丙申歲爲譙幕因按逃田飢而流
亡者數千戶力謀安集疏奏乞貸種粒牛糧懇訴其
苦朝廷悉可之一夕次蒙城驛舍事中有入召公公
拜空中紫綬象簡者貌度凝重如牧守赴上之儀遣
一綠衣舛童遺公曰以汝有憂民深心上帝嘉之賜
此童爲宰相子受訖卽寤迨曉憩食于楚靈王廟作
詩誌于壁是夕夫人亦有祥兆而因娠焉後果生一
子卽慶之是也器格清粹天與文性未十歲公已貴

蔭爲奉禮郎恥門調止稱進士或號棲神子惟談紫
府丹臺閒事有古木詩不逢星漢使誰識是靈槎祥
符壬子歲謂所親曰上元夫人命我爲玉童只爲吾
父未受相印受則吾去矣不數日公正拜慶之已疾
公憶丙申之夢默不敢言不逾月慶之卒年十七真
宗聞其才矜卹特甚命尙言就宅加贈襴詔賜進士
及第焚誥于室

徐騎省鉉在江南日著書已多亂離散失十不收一二
傳者止文集廿卷方成童鉉于水濱忽一狂醉道士

吐之曰我戒汝只在金魚廟何得竊走至此以杖將
怒擊父母亟援之仍回目怒視曰金魚將遷廟于邠
他日撻于廟亦未晚因不見後果謫官于邠遂薨無
子

石守道 介 康定中主盟上庠酷憤時文之弊力振古道
時庠序號爲全盛之際仁宗孟夏鑾輿有玉津鏤麥
之幸道由上庠守道前數日于首善堂出題曰諸生
請皇帝幸國學賦糊名定優劣中有一賦云今國家
始建十親之宅新封八大之王蓋是年造十王宮封

八大王 元儼 爲荆王之事也守道晨興鳴鼓于堂集

諸生誚之曰此輩數篋游上庠提筆場屋稍或黜落
尙騰謗有司悲哉吾道之衰也如是之物宜速去不
爾則鼓其姓名撻以懲其謬時引退者數十人

高副使 若訥 一旦召姚嗣宗晨膳忽一客老郎官者至

遂自舉新詩喋喋不已日旣高賓主盡餒無由其去
姚亦關中詩豪辯謔無稽潛計之此老非玩不起果
又舉甘露寺閣詩云下觀楊子小姚應聲曰宜對卑
末狗兒肥雖慍不已又舉秋日峽中感懷詩猿啼旅

思悽姚應曰好對大吠王三嫂老客振色曰是何下
輩余場屋馳聲數十年姚對曰未曾撥斷一條弦因
奮然而去高大喜因得就食

一歲潭州試僧童經一試官舉經頭一句曰三千大千
時谷山一閩童接誦輒不通因操南音上請曰上覆
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邪沒世界邪羣官大笑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內懼婦翁死哭于櫬其孺人
性素嚴呼入總幙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
帕拭乾妻嚴戒曰早臨去聲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窘

來日以寬巾濕紙置于額大叩其額而慟慟罷其妻
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于眼何故額流漸對曰僕
但聞自古云水出高原鴻漸秋賦句警曰陳王閣上
生幾點之青苔謝客門前染一溪之寒水有才雅以
涼德盡掩之然不聞有遺行

魏侍中瑾初知廣州忽子城一角頽墊得一古磚磚面

範四大字云委於鬼王蓋合而成魏也感其事大築
子城才罷詔還除仲侍制簡代之未幾儂智高寇廣
其外城一擊而摧獨子城堅完民逃于中獲生者甚

眾賊退帥謫筠州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備加諫議再
 知廣二年召還公以築城之効自論久不報有感懷
 詩曰羸羸霜髮一衰翁蹤跡年來類斷蓬萬里遠歸
 雙闕下一身閒在眾人中螭頭賜對恩雖厚雉堞論
 功事已空淮上有山歸未得獨揮清涕洒西風文潞
 公采詩進呈加龍圖尹京魏謂精處五羊書事有誰
 言嶺外無霜雪何事秋來亦滿頭之句

鄭內翰

毅夫

知荆南日有虎入市齧數人郡大駭竟修

浮屠法禳之鄭公諭市民曰惟城隍廟在子城東北

實閭井繫焉荒頽久不葺汝曹盍以齋金修之獨一
 豪陳務成者前對曰某願獨葺不須齋金也因修之
 換一巨梁背鑿一竅闕一板于竅中字在其下宛若
 新墨云惟大周廣運二年歲次壬子五月某日建其
 旁大題四字曰遇陳則修陳氏以緹巾襲之獻于府
 鄭公奇之為刊其事于斷梁之脅其末云噫此能以
 物之極理推而至于斯乎甯得先知之神乎可疑者
 何古人獨能而今人不能治乎丁未歲安陸鄭獬于
 荆南畫堂記之後今大參元公鎮荆

文瑩

因道其事

願以其文刻于廟求公一後序必信于世公欣然語之未幾以翰林召歸爲學士逮參大政茲事因寢尙鬱于心

皇祐中王待制

安國

邇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語

節飲食之句楊以語朴仁宗反問賈魏公曰慎何言語節何飲食魏公從容進其說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爲言語燕樂爲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上大喜後講論語當經者乃東北一明經臣講至自行束

脩以上之文忽進數談殆近乎攫曰至于聖師誨人尙得少物况餘人乎侍筵羣公驚愧汗流明日傳宣經筵臣僚各賜十縑諸公皆恥之方議共納時宋莒公庠畱奏臣聞某人經筵進鄙猥之說自當深譴反以錫賜誠謂非宜然餘臣皆已行之命拜賜可也若臣弟祁以臣在政府于義非便今謹獨納上笑曰若卿弟獨納不特妨諸臣亦貽某人之羞但傳朕意受之

祥符四年駕幸汾陰赴偃師駐蹕永安天文院測驗渾

學海類編 卷之六 言述
儀杜貽範奏卯時二刻日有赤黃輝氣變為黃珥又
變 氣巳時後輝氣復生

祥符四年正月天書至鄭州有鶴一隻西來兩隻南來
盤旋久之不見是日午時車駕至行宮復有鶴三隻
飛于行宮之上

寇忠愍罷相移鎮長安情況牢落有戀闕之興無階而
入忽天書降於乾祐縣指使朱能傳意密諭之俾公
保明入奏欲取信于天下公損節遂成其事物理已
譏之未幾果自秦川再召入相將行有門生者
忘其名

請獨見公召之其生日某愚賤有三策輒瀆鈞重公
曰試陳之生日第一莫若至河陽稱疾免覲求外補
以遠害第二陞觀日便以乾祐之事露奏之可少救
平生公直之名第三不過入中書為宰相爾公不悅
捐起之後詩人魏野以詩送行中有好去上天辭將
相歸來平地作神仙蓋亦警之為赤松之遊竟不悟
至有海康之往

汝州葉縣大井涸忽得一石上刻四句云葉邑之陰汝
頽之東茲有國寶永藏其中葉人大惑謂之神石置

于縣祠中享禱日盛貪夫至有溶井掘田願求國寶者累歲未已忽一客因遊仙島觀北極殿有一礎爲柱所壓柱稜外鐫四句猶可見曰賦世永筭享國巨庸子賢而嗣命考而終其客徐以廟中神石之句合之其韻頗叶量之復長短無差白邑宰取其礎觀乃唐開成中一中郎將墓志爾安礎時欲取其方因裁去餘石棄井中後得之遂解或焉

呂中公累乞致仕仁宗眷倚之重久不允他日復叩于使坐上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

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堅之申公遂引陳文惠堯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臣則臣

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靜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後文惠公極懷薦引之德無以形其德因撰燕詞一闋攜觴相館使人歌之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見新來燕鳳凰巢穩許爲鄰瀟湘烟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輕拂歌塵散爲誰歸去爲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申公聽歌醉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文惠應曰莫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八
計述
愁調鼎事無功老于巖廊醞籍不減頃爲浙漕有吳
江詩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才熟楊梅黃扁舟繫岸
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又湖州碧瀾堂詩茗溪清
淺雪溪斜碧玉光寒照萬家誰向月明終夜聽洞庭
漁笛隔蘆花

余頃與凌叔華郎中

景陽

登襄陽東津寺閣凌博雅君

子也蔡君謨吳春卿皆昔師之素稱翰墨之妙時寺
閣有舊題二十九字在壁者字可三寸餘其體類顏
而逸勢清美無一點俗氣其語數句又簡而有法楊

孜襄陽人少以詞學名于時惜哉不歸今死矣遺其
親于尺土之下悲夫止吾二人者徘徊久之不忍去
恨不知寫者爲誰又不知所題之事後詰之于襄人
乃楊庶幾學士死數載棄雙親之殯在香果佛舍中
已廿年

鄭毅夫公入翰林爲學士後數月今左揆王相國繼入
其玉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鄭公奏曰臣德業
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反居其上
臣所不遑欲乞在下主上面諭之揆相固辭曰豈可

徇鄭某謙抑而變祖宗典故邪又數日鄭公乞罷禁林以避之主上特傳聖語王某班列在鄭某之上不得爲永例後揆相爲鄭父紆志其墓語筆優重至挽詞有欲知陰德事看取玉堂人之句佳其謙也

潘佑事江南旣獲用恃恩亂政譖不附己者頗爲時患以後主好古重農因請稍復井田之法深抑漁并民間舊買之產使卽還之奪田者紛紛于州縣又按周禮造民籍曠土皆使樹桑民閒舟車碓磑鎖篋鑲釧之物悉籍之符命旁午急于星火吏胥爲奸百姓大

撓幾聚而爲亂後主寤急命罷之佑有文而容陋其

妻右僕射嚴續之女有絕態一日晨粧佑潛窺于鑑

弇其面落鑑中妻怖遽倒佑怒其惡己因棄之佑方

卯未入學已能文命筆題于壁曰朝游滄海東莫歸

何太速祇因騎折玉龍腰謫向人間三十六果當其

歲被誅

詩人鮑郎中當知睦州日嘗言桐廬縣一民漁并刻剝

閭里怨之盡詛曰死則必爲牛一旦死果鄰邨產一

白牛腹旁題其鄉社名姓牛主潛報漁并之子亟往

分明窺之果然悲恨無計又恐其事之暴欲以價求之其民須得百千方售其孤亦如數贈之既得之遂豢于家未幾一針筆者持金十千首于郡曰某民令我刺^{入聲}字于白牛腹下約得金均分今實不均故首之吏鞫刺時之事曰以快刀剃去毳毛以針墨剋字毛起則宛如天生鮑深嫉之黔二姦竄于島

慶歷中一日丞相將出中書候午漏未止因從容聚廳閒語評及本朝文武之家箕裘嗣續閎閱之盛諸公屈指若文臣惟韓大參^億之家武臣惟夏宣徽^{守斌}

之家堂吏馳白韓夏二宅以為美報

冲晦處士李^{退夫}者事矯怪攜一子游京師居北郊別

墅帶經灌園持古風以飾外一日老圃請撒園葵即博物志張騫西域所得胡葵是也俗傳撒此物須主人口誦猥語撒之則茂^{退夫}者固矜純節執葵子于

手撒之但低聲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云云不絕于口夫何客至不能訖事戒其子使畢之其子尤矯于父執餘子呪之曰大人已會上聞皇祐中館閣遂為雅戲凡或談語清淡則曰宜撒園葵一巡

馮大參

當世

公始求薦于武昌會

小宗

者庸謬寡鑑堅

欲黜落又欲置于末綴時鄂倅南宮

誠

監試當拆封

定卷大不平奮臂力主之須俾魁選

小宗

者理沮不

免以公冠于鄉版果取大魁釋褐選荆南倅南宮選

潭倅公以詩寄謝曰嘗思鵬海翻飛翻曾得天風送

羽翰恩比邱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經年空嘆

音題絕千里長思道義懼每向江陵訪遺治邑人猶

指縣題看箋云江陵縣額卽君臨治時親墨也

楊文公由禁林爲汝守張尙書

詠

移書云張老子今

七十矣氣血衰劣溷然沈昏入靜自守以真排邪不
審大年官若是而守氣又思大年氣薄多病應遂移
疾之請盛年辭榮是名高格若智不及氣屑屑罹禍
者自古何限大年素養道氣宜終窶掃地莫致潤屋
得君得時無害生民大年知張老子乎老子心無蘊
畜絕情絕思顧身世若脫屣豈能念他人乎大年自
持不宣詠白其語直氣勁如乖崖之在目于寶晉書
稱王獻之嘗云吾于文章書札識人之形貌情性真
所謂也

崔公誼者鄧州德學生也累舉不第後竟因舅氏賈魏

公蔭補冀州任主簿熙甯初河北地震震未已而公

誼秩滿挈家已南行數程一夕宿孤邨馬鋪中風電

陰黑夜半急扣門呼曰崔主簿在否送還僕曰在又

呼曰冀州有書崔聞之方披衣遽起未開門先問何

人書曰無書只教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動壓殺人

數輒敢擅逃過河已收魂岱岳到家速來殆開門寂

無所睹其妻乃陳少卿宗儒之女少卿時知壽州崔

自度必死遂兼程送妻孥至壽陽次日遂卒

寶元己卯歲予游泗州昭信縣時大龍胡公中復初筮

尉此邑因獲謁之一日往訪其廳已摧延別齋會話

且述棟撓之由曰此廳不知其十百年凡直更者無

一夕不在其下今日五更忽摧僕大驚已謂更人必

齏粉矣急開堂戶呼之五吏俱聲諾僕怪問曰汝輩

夜來何處打更更夫對曰某等皆見甲士數人仗戈

叱起令速移東廊稍緩則死時驚怖顛仆疾走而去

未及廊其廳已摧公因謂予曰臺隸賤人也動靜尚

有物衛之况崇高聰明乎予後還餘杭猶憶公以詩

送行有談經飛辯伏簪紳杯渡西來訪故人之句

太宗善望氣一歲春晚幸金明回蹕至州北合惟拱聖

營頃天下有司供徵無雨仗因駐蹕轅門以避之謂

左右曰此營他日當出節度使二人蓋二夏昆仲守

思守斌在營方幼後侍真廟于藩邸當龍飛二人俱

崇高後守思為節度使守斌知樞密院事終于宣徽

南北院使

胡大監旦喪明歲久忽襄陽奏入胡某欲詣闕乞見真

宗許之既到闕王沂公會在中書謂諸公曰此老利

吻若入對必妄計時政因先奏曰胡某瞽廢日久廷

陛踏舞失容恐取笑于仗衛乞令送中書問求見之

因真宗令中人閣門傳宣送旦于中書或有陳敘具

封章奏上胡知必廟術也至中書升堂方及席所公

與諸相具諸生之禮列拜于前旦但長揖方坐沂公

問大監曰近日疾增損如何胡曰近亦稍減見相公

參政只可三二分求人其涼德率此再問所來之事

堅乞引對中人再傳聖語既無計但言襄陽無書乞

賜一監諸相曰此必可得急具劄子奏上奉聖旨依

奏乞見不允

尹師魯為滬帥與劉扈童士廉輩議巡邏城事既矛盾

朝旨召尹詣闕送中書給紙札供析昭文呂申公因

聚廳啜茶令堂吏置一甌于尹曰傳語龍圖不願攀

情只令送茶去時集相章師魯之議將屈笑謂諸公

曰尹龍圖莫道建茶磨去聲磨平聲漿水亦嚙不下師魯

之幄去政堂切近聞之擲筆于案厲聲曰是何委巷

猥語輒入廟堂真治世之不幸也集相愧而銜之後

致身于禍辱根于此也

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社乃文移博州是時

河朔斛價不甚翔踊公止戒民本州納價每斗三錢

給鈔與之俾簽幕者挽金往幹曰博守席君夷亮余

嘗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攜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

王之事必可集設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可也簽領教

行焉至則皆如公料博斛時為厚價所誘質者山積

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平斛金尚餘數千緡隨等差

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

舒州祖山因芟薙蘿蔓得一詩刻在峭壁乃杜牧之金

陵懷古也曰玉樹歌沈王氣終景陽兵合曙樓空梧
楸遠近千家家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
江豚翻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江山似洛
中

王冀公

欽若

鄉薦赴闕張僕射

齊賢

時爲江南漕以書

薦謁錢希白公

易

時以才名方獨步館閣適會延一

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跼促門下因厲聲詬
闡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邪若聲形相稱
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耳願令使某獲見希白

召之冀公單微遠人神骨竦瘦復贅于頭而舉止山
野希白幾忽視之術者竦然側目瞻視冀公起術者
稽顙興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內
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公何言與且宰相何
時而無此若不作則已作則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
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爾錢戲曰他日將
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卽日可待願公無
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眞拜

唐質肅公

介

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

無不言桃李固未嘗不為汝輩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東吳端清之士也方強仕

之際已恬于進退撰一闕以見志曰掛冠歸去舊烟

蘿閒身健養天和功名富貴非由我莫貪他這歧路

足風波水晶宮裏家山好物外勝游多晴溪短棹時

時醉唱舞婆娑天公奈我何後將引年力請得為三

茅宮僚始有養天和之漸夫何已先于朝露歌此闕

已三十年信乎一林泉與軒冕難為必期

宋九釋詩惟惠崇師絕出嘗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之句得誦都下藉藉喧著餘緇遂寂寥無聞因忌之乃厚誣其盜閩僧文兆以詩嘲之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

寇萊公一日延詩僧惠崇于池亭探鬪分題丞相得池上柳青字韻崇得池上鷺明字韻崇默遶池徑馳心于幽冥以搜之自午及晡忽以二指點空微笑曰已得之已得之此篇功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愜今方

得之丞相曰試請口舉崇日照水千尋迴棲烟一點
明公亟笑曰吾之柳功在青字已四押之終未愜不
若且罷崇詩全篇曰雨絕方塘溢遲徊不復驚曝翎
沙日暖引步島風清及斷句云主人池上鳳見爾憶
蓬瀛

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祀里巫迎神
但歌滿江紅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遶嚴
陵灘下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絕迎
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

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吳俗至今歌之

太祖皇帝將營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

時從幸上指門額謂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

字安用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一歲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搜盡籍之皆南
海明胎也在仕無不垂涎而愛之太守而下輕其估
悉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
奏方入仁宗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奉
覈上覽之果然真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開平元年梁太祖卽位封錢武肅鏐爲吳越王時有諷
 錢拒命者錢笑曰吾豈爲一孫仲謀邪拜受之改其
 鄉臨安縣臨安錦軍是年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
 谷游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有封官爵者舊
 貿鹽肩擔亦裁錦韜之一鄰媪九十餘攜壺漿角黍
 迎于道鏐下車亟拜媪撫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
 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沈于涯涘
 此媪酷留之遂字焉爲牛酒大陳鄉飲別張蜀錦爲
 廣幄以飲鄉人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歲已上玉

樽時黃髮飲玉者尙不減十餘人鏐起執爵于席自
 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吳越一王
 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愛日輝父老
 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兮天無
 欺時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之曉武亦覺其歡意不
 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吳音唱山歌以見意詞曰你輩
 見儂底歡喜吳人謂儂爲我別是一般滋味子呼味爲寐永在我
 儂心子裏歌闋合聲賡贊叫笑振席歡感閭里今山
 民尙有能歌者

餘杭能萬卷者浮圖之真儒介然持古人風節有學著
典類一百廿卷天禧中秘館購書王冀公欽若特請
附焉冀公尤所禮重其居延度寺者六年矣時儒皆
抱經授業師居常喜閱唐韻諸生嘗竊笑一日出題
于法堂曰楓爲虎賦其韻曰脂入于地千歲成虎諸
生皆不喻固請之不說凡月餘檢經史迨百家會聚
小說俱無見者閣筆以聽教師曰聞諸君笑老僧酷
嗜唐韻其事正在東字韻第二版請詳閱諸生檢之
果見楓字注中云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變爲楓木

脂入地千年變爲虎魄後諸生始敬此書又有云松
液入地爲虎魄者唐李嶠虎魄詩有曾爲老茯苓本
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覲之句未知孰是
余頃見虎魄中蚊蚋數枚凝結在內信嶠詩不誣

江南李後主

煜

性寬然威令不素著神骨秀異駢脅一

目有重瞳焉篤性佛法迨國勢危削自嘆曰天下無
周公仲尼吾道不可行但著雜說百篇以見志十一
月獵于青龍山一牝狙觸網于谷見主兩淚稽顙搏
膺屢指其腹主大怪戒虞人保以守之是夕果誕二

子因感之還幸大理寺親錄囚繫多所原貸有大辟
婦以孕在獄產期滿則伏誅未幾亦誕二子煜感牝
狙之事止于發遣吏議短之

退傅張鄧公

士遜

晚春乘安輿出南薰繚繞都城游金

明抵暮指宜秋而入闈兵捧門牌請官位退傅正書
一闕于牌云閒游靈沼送春回關吏何須苦見猜八
十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江南鍾

輻

者金陵之才生時少年有文氣豪體傲一老
僧相之曰先輩壽則有矣若及第則家亡記之生大

詩曰吾方掇高第以起家何亡之有時樊

若水

女才

質雙盛愛

輻

之才而妻之始燕爾科詔遂下時後周

都洛

輻

入洛應書果中選于甲科第二方得素狂放

不還攜一女僕曰青箱從過華州之蒲城其宰乃故
人亦蘊藉之士延畱久之一夕盛暑納涼于縣樓痛
飲而寢青箱侍之是夕夢其妻出一詩爲示怨責頗
深詩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
不言歸夢中懷愧無奈戲答一詩曰還吳東下過蒲
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十樹欲

凋零既寤頗厭之因理裝暫歸將至采石渡青箱心
 疼數刻暴卒生感悼無奈恩恩藁葬于一新墳之側
 急圖到家至則門巷空闐榛荆封蔀妻亡已數月訪
 親鄰樊亡之夜乃夢于縣樓之夕也後數日親友攜
 輻具舟致奠于葬所即青箱藁葬之側新墳乃是不
 植他木惟海棠數株方葉凋萼謝正合詩中之句因
 拊膺長慟曰信乎浮圖師及第家亡之言因竟不仕
 隱鍾山著書守道壽八十餘江南諸書及小說皆無
 惟潘祐集中有樊氏墓志事與此稍同

錢思公鎮洛所辟僚屬盡一時俊彥時河南以陪都之

要驛舍常缺公大創一館榜曰臨轅既成命謝希深

尹師魯歐陽公三人者各撰一記曰奉諸君三日期

後日攀諸水榭小飲希示及三子相犄角以成其文

文就出之相較希深之文僅七百字歐公之文五百

餘字獨師魯止用三百八十餘字而成語簡事備復

莊重有法歐謝二公縮袖曰止以師魯之作納丞相

可也吾二人者當匿之丞相果獨召師魯獻文二公

辭以他事思公曰何見忽之深已啓三公奉候不得

已俱納之然歐公終未服在師魯之下獨載酒往之

通夕撫摩師魯曰大抵文字可患者格弱字冗諸君

文格誠高然少未至苦格弱字冗爾永叔奮然持此

說別作一記更減師魯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

師魯謂人曰歐九真一日千里也思公兼將相之位

帥洛止以賓友遇三子贈道服節杖各三每府園文

會丞相則壽巾紫褐三人者羽斨攜筇而從之

太宗善奕碁諫臣有乞編竄碁待詔賈元于南州者且

言元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而萬幾聽政大致壅

遏後恐坐弛睿襟神氣鬱滯上謂言者曰朕非不知

聊避六宮之惑耳卿等不須上言

真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卷天禧中詔學僧

廿一人于傳法院箋註楊大年充提舉注釋院事製

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探而箋之暗碎煩駁將三

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體本靜動

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杜祁公以宮師致仕于南都時新榜一巍峩者出倅巨

藩道由應天大帥王資政舉正以其少年高科方得

意于時蓋假以牙兵寶轡旌鉞導從呵擁特盛祁公
遇于通衢無他路可避乘款段裘帽暗蔽二老卒斂
馬側立于旁舉袖障面新貴人頗恚其立馬而避問
從者曰誰乎對曰太師相公
真宗欲擇臣僚中善弓矢美儀彩伴虜使射弓時雙備
者惟陳康肅公堯咨可焉陳方以詞職進用時晏元
獻爲翰林學士太子左庶子事無巨細皆咨訪之上
謂晏曰陳某若肯換武當授與節鉞卿可諭之時康
肅母燕國馬太夫人尙在閨範嚴毅陳曰當白老母
不敢自專旣白之燕國命杖撻之曰汝策名第一父
子以文章立朝爲名臣汝欲叨竊厚祿貽羞于閥閱
忍乎因而無報真宗遣小璫以方寸小紙細書問晏
曰主皮之議如何小璫悞送中書大臣茫然不喻次
日稟奏真宗不免笑而就之朕爲不曉此一句經義
因問卿等止黜其璫于前省亦不加罪

因問其所以黜其說于簡省亦不吐罪
 日稟奏與宗不悅笑而諫之知說不與也一
 日主史之議時向小散射發中書大司
 宗平因因無宗散小散以式古小
 不煩自德而日之無國命好對之曰
 不煩自德而日之無國命好對之曰

湘山野錄卷下

宋 吳僧文瑩 著

石曼卿一日謂秘演曰館俸清薄不得痛飲且僚友饗

之殆徧奈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謁不可不見

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者高貲好義宅在朱家曲

為薪炭市評別第在繁臺寺西房緡日數十千長謂

演曰某雖薄有涯產而身迹塵賤難近清貴慕師交

游盡館殿名士或游奉有闕無恡示及演因是攜之

以謁曼卿便令置官醪十擔為贄列醞于庭演為傳

刺曼卿愕然問曰何人演曰前此謂酒主人者不得已因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寺側其生粗亦翔雅曼卿閒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其生離席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乞預寵諭下處正與閣對容具家蔬在閣迎候石因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生至期果陳具于閣器皿肴核冠于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飯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游可紀以盆漬墨濡巨筆以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

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石雖大醉猶握筆沈慮無其策以拒之遂目演醉舞佯聲諷之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竟不免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金牛

寇萊公嘗曰母氏言吾初生兩耳垂有肉環數歲方合自疑嘗爲異僧好游佛寺遇虛窗靜院惟喜與僧談眞公歷富貴四十年無田園邸第入覲則寄居僧舍或居在大名日自出題試貢士曰公儀休拔園葵賦霍將軍治第詩此其志也詩人魏野獻詩曰有官

居鼎鼐無地起樓臺采詩者以爲中的虜使至大名
問公曰莫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否公因早春宴客自
撰樂府詞俾工歌之曰春早柳絲無力低拂青門道
暖日籠啼鳥初拆桃花小遙望碧天淨如掃曳一縷
輕烟縹緲堪惜流年謝芳草任玉壺傾倒

王冀公罷參政真宗朝夕欲見擇便殿清近惟資政爲
優因以公爲本殿大學士公奏曰臣雖出于寒賤不
能獨宿欲乞除一臣僚兼之遂以陳文僖彭年竝直
一夕公移一巨榼入宿方與陳寒夜閒飲遽中人持

鑰開宮扉獨召公怱怱而入謂陳曰請同院不須相
候獨酌數杯先寢至行在真宗與公對飲飲罷持禁
燭送歸繁若列星陳危坐伺之已四鼓矣笑曰同院
尙未寢乎陳曰恭候長官豈敢先寢喜笑倒載解襪
褫帶幾不能坦腹自矜曰某江南一寒生遭際真主
適主上以巨觥敵飲僅至無筭抵掌語笑如僚友之
無間已而遂寢迨曉盥櫛罷與陳相揖覺夜歸數語
頗疏漏自言夜來沈湎殊不記歸時之早晚無乃失
容于君子乎陳曰無之但殷勤愧謝旣別已將趨班

同趨出殿門執其手以語對之曰夜來數事止是同院一人聞之文僖歸謂子弟曰大臣慎密體當如此李侍讀仲容魁梧善飲兩禁號爲李方回真廟飲量近臣無擬者欲敵飲則詔公公居常寡談頗無記性酒至酣則應對如流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滿飲欲劇觀其量引數入聲大醉起固辭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醉問之曰何故謂天子爲官家遽對曰臣嘗記蔣濟萬幾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從容數杯上又曰真所謂君臣千載遇

也李亟曰臣惟有忠孝一生心也縱冥搜不及于此

丁晉公釋褐授饒倅同年白稹爲判官稹一日以片幅

假緡于公云爲一故人至欲具餐舉篋無一物堪質奉假青蚨五環不宣稹白謂之同年晉公笑曰是給我也榜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質耶懼余見撓固矯之耳于簡尾立書一闕戲答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大乖五百青蚨兩家闕赤洪崖打白洪崖時已兆朱崖之讖

真宗國卹凡蔭補子弟有當齋挽之職者若齋郎止侍

齋祭若挽郎至有執紼嬰導靈仗者子或叔之王沂
 公曾在中書翰林李承旨繼視沂公為姪輩凡兩日
 詣中書堂求免某子挽鐸之執沂公曰此末事請叔
 丈少候首台聚廳當白之丁晉公出廳沂公白之丁
 遂諾謂李曰何必承旨親來李遂拜謝起戲謂丁曰
 昨日并今日齋郎與挽郎蓋言兩日俟之丁應聲曰
 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滿座服其敏捷而事頗妥
 帖不數日遂出未及洛而南遷下淚之讖也

張尚書鎮蜀時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業為贄求文

鑑大師者為之容鑑曰請君遇旌麾游寺日具襪鞞
 與文候之老僧先為詩文奉呈果稱愛始可出拜蓋
 八座靡測一日果來鑑以彭文呈之公默然迨徧無
 一語褒貶都擲于地彭公大淚後將赴闕臨歧託鑑
 召彭至語之曰向示盛篇心極愛嘆不欲形言者子
 方少年若老夫一語獎借必凌忽自惰故擲地以奉
 激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益清近畱鐵緡鈔二
 百道為縑緗之助勉之後果盡然

僧錄贊甯有文學洞古博物著書數百卷王元之禹偁

徐騎省鉉疑則就而質焉二公皆拜之柳仲塗開因

曰余頃守維揚郡堂後菜圃纔陰雨則青燄夕起觸

近則散何耶甯曰此燐力振反火也兵戰血或牛馬血

著土則凝結為此氣雖千載不散柳遽拜之曰掘之

皆斷鎗折鏃乃古戰地也因贈以詩有空門今日見

張華之句太宗欲集古高僧事撰僧史略十卷進呈

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司天監王家訥推其命孤薄

不佳三命星禽晷錄壬循俱無壽貴之處謂甯曰師

生時取貴者止得天貴星臨門必有裂土侯王在戶

否甯曰母氏嘗謂某曰汝生時方臥草錢文穆王元

瓘往臨安縣拜塋至門雨作避于茅簷甚久始浣浴

襁藉徘徊方去

皇祐中館中詩筆石昌言楊休最得唐人風格余嘗攜

琴訪之一詩見謝尤佳曰鄭衛湮俗耳正聲追不回

誰傳廣陵操老盡嶧陽材古意為師復清風尋我來

幽陰竹軒下重約月明開恐遺泯故錄焉

蘇子美有贈秘演師詩中有垂頤孤坐若癡虎眼吻開

合猶光精之句人謂與演寫真演頷頷方厚顧視徐

緩喉中含其聲常若鼾睡然其始云眼吻開合無光
精演以濃筆塗去無字自改爲猶子美詬之演曰吾

尙活豈當曰無光精耶中又有一聯云賣藥得錢祇
沽酒一飲數斗猶惺惺又都抹去蘇曰吾之作誰敢

點竄耶演曰君之詩出則傳四海吾不能斷葷酒爲

浮圖罪人何堪更爲君詩所暴子美亦笑而從之

蘇子美以秦邸舊有賽神之會局吏皆鬻積架舊物以
置肴具歲以爲常惟子美作之言者圖席人以進制
獄鍛鍊皆一時之名賢獄旣就黜臺館爲之一空子

美坐自盜律削籍竄湖州後朝廷有哀之之意因郊
赦文中特立一節應盜主自盜情稍輕者許刑部理
雪言者又駁云郊赦之赦先無此項何必挾情曲庇
蘇舜欽因以此文舞之折言破律殺無赦乞付立法
者于理竟不坐遂死有郊禋感事詩云不及雞竿下
坐人之句哀哉

錢文僖公若水少時謁陳搏求相骨法陳戒曰過半月

請子卻來錢如期而往至則邀入山齋地爐中一老
僧擁壞衲瞑目附火于爐旁錢指之其僧開目微應

無遇待之禮錢頗慊之三人者默坐持久陳發語問曰如何僧擺頭曰無此等骨既而錢公先起陳戒之曰子兩三日卻來錢曰唯後如期謁之搏曰吾始見子神觀清粹謂子可學神仙有升舉之分然見之未精不敢奉許特召此僧決之渠言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爾錢問曰其僧者何人曰麻衣道者

君謨蔡公出守福唐時李泰伯邁自建昌攜文訪之一

日命邁及陳孝廉烈早膳于後圃望海亭不設樽酒

膳罷欲起時方暮春鬻酒于園郡人嬉游藉姬數子

時亦尋芳于此既太守在亭因欲領袖羣芳而過蔡公遂留之旋命觥具就以爲侑酒方行舉歌一拍陳烈者驚懼怖駭越牆攀木而遁泰伯即席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到落暉誰在畫簾沾酒處幾多鳴櫓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蓋譏其矯之過也

錢子高明逸始中大科知潤州值上元于因勝寺法堂

對設戲幄庭下方以花磚徧翬嚴雅始新子高飭役

徒掘磚埋柱時長老達觀師曇穎者法辨迅敏度其氣驕難諷但佯其語曰可惜打破八花磚錢厭之遂不復動

撫人饒餽者馳辯逞才素裨闔于都下熙甯初免解到闕因又失意當朝廷始立青苗方沮議交上大丞相閉閣不視事之際生將出關以詩投相閣曰又還垂翅下烟霄歸指臨川去路遙二畝荒田須賣卻要錢準備納青苗丞相亦以千錢贖之生少與劉史館相公冲之有素時劉相館職知衡州生假道南下因謁

之公觀名紙已蹙頷不悅生趨前亟曰某此行有少急幹不可暫緩行李已出南門又不敢望旌旄潛過須一拜見但乞一飯而去公既聞不肯少留遂開懷待之問曰塗中無缺否生曰竝無惟乏好酒爾遂贈佳釀一擔拜別鞭馬遂行公頗幸其去至萊陽密覘其令譽不甚謹遽謁之曰知郡學士甚記致意有雙壺乃賓廚精醞仗某攜至奉贈請具書謝之其令聞以書爲謝必非誑詐又幸其以酒令故人送至其勢可恃大喜之急戒刻木數刻閒釀金半鍔贖之瞥然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遂去後數日劉公得謝醞書方悟悟已噬臍矣又一
歲下第出京庇巨商厚貨以免征筭自撰除目一紙
盡宰府兩禁及三路巨鎮除拜遷移皆近擬議凡過
關首場局吏坐定遽曰還聞近日差除否仕人無不
願問者曰某前數日辭鎮院臨出京在某官宅恰見
內探錄至遂行其閒甯不少關親舊者聞之無不願
見讀訖卽曰下第窮生敝舟無一物敢煩公吏略賜
一檢其官皆曰豈煩如是言訖拜辭飄然遂行凡藉
此術下汴淮歷江海其關賦僅免二三千緡苟移其

用以濟大謀遂爲妙策

都尉李文和公

雖累世勲忠尙天姻而識學優瞻與

楊文公爲禪悅深交其法辯與天下禪相角沁園東
北濱於池曰靜淵莊構茅齋延高僧遇肅國大長公
主垂悅之日設高座鳴法鼓于池之法堂命谷隱石
霜葉縣三大禪者登座演法時大長公主崧巒閣設
箔觀焉臨際宗範每登座拈拄杖敲擊牀几以示法
用前一師說法竟其末葉縣禪師者機用剛猛始登
座以拄杖就膝拗折擲于地上無一語便下文和笑

學海類編
言述
曰老作家手段終別師曰都尉亦不得無過斯須肅
國召公入箔怪問曰末後長老何故發怒公雍容對
曰宗門作用施設不定乞無賜訝公將薨治而不亂
自寫遺頌曰拈下幞頭脫卻腰帶若覓生死問取皮
袋時膈胃躁熱尼道堅就機問曰都尉眾生見劫盡
大火取燒時切要照管主人翁公曰大師與我煎一
服藥來尼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投枕未安
而歿

吾友契嵩師熙甯四年歿于餘杭靈隱山翠微堂火葬

訖不鍊者五物睛舌鼻及耳毫數珠時恐厚誣以烈
火重鍛鍊之愈堅嵩之文僅參韓柳閒治平中以所
著書曰輔教編攜詣闕下大學者若今首揆王相歐
陽諸巨公皆盍簪以禮焉王仲儀公素爲京尹特上
殿以其編進呈許附教藏賜號明教大師嵩童體完
潔至死無犯火訖根器不壞此節可高天下之士余
昔怪其累夕講談音若清磬未嘗少噎及終方得其
驗嵩字仲靈藤州人詩類老杜楊公濟蟠收全集公
濟深服其才答嵩詩有十年猶可照吳邦之句

夏英公鎮襄陽遇大赦賜酺宴詔中有致仕高年各賜束帛時胡大監旦瞽廢在襄英公依詔旨選精練十疋贈之胡得縑手捫之笑曰寄語舍人何置聞至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儒所解束帛彘彘賁于丘園之義自可見証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修之制若束修則十挺之脯其實一束也若束帛則卷其帛屈爲二端五疋遂見十端表王者屈折于隱淪之道也夏亦少沮

宋齊丘相江南李先主昇及事中主璟二世皆爲右僕

射璟愛其才而知其不正一日選景于華林廣園以

明粧列侍召齊邱共宴試小妓羯鼓齊邱卽席獻羯

鼓詩曰巧斲牙牀鏤紫金最宜平穩玉槽深因逢淑景開佳宴爲出花奴奏雅音掌底輕翻孤鵲噪杖頭乾快亂蟬吟開元天子曾如此今日將軍好用心又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爲罾繳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已上表乞歸九華其略曰千秋載籍願爲知足之人九朶峰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也一

表許之賜號九華先生以青陽一縣輿賦給之怨毀萬狀後放歸田里鎖之穴其牆以給膳遂自經年七十三初上元縣一民時疾暴死心氣尚暖凡三日復甦乃誤勾也自言至一殿庭間忽見先主被五木縲械甚嚴民大駭竊問曰主何至于斯耶主曰吾爲宋齊邱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以冤訴因此主問其民曰汝何至于斯耶其民具道誤勾之事主聞其民卻得生喜且泣曰吾仗汝歸語嗣君凡寺觀鳴鐘當冥囚釋厄吾受苦惟聞鐘則暫休或能爲吾造一鐘

尤善民曰吾下民爾無緣得見設見之何以爲驗主沈慮曰吾在位嘗與于闐國交聘遺我一瑞玉天王吾愛之嘗置于髻受百官朝一日如廁忘取之因感頭痛夢神謂我曰玉天王置于佛塔或佛衣中則當愈吾因獨引一匠攜于瓦棺寺鑿佛左膝以藏之香泥自封無一人知者汝以此事可驗又云語嗣君勿信用宋齊邱民既還家不敢輒已遂乞見主具白之果曰冥漠無憑民具以玉天王事陳之主親詣瓦棺剖佛膝果得之感泣慟躄遂立造一鐘于清涼寺鐫

其上云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厄以玉像建塔葬于蔣山齊邱寵待遂解

張晦之景以古學尚義氣走河朔與冀州一俠少游後

俠者不軌事敗景以連結捕之甚急遂改姓名李田

遁竄四海所至即題曰我非東方兒李不是牛辨土

也田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蓋景嘗撰河東柳先生

集序破題曰一氣萬物之母也世盡知之景所以編

題者亦欲導于知己簡寂觀道士陳履常善奏章能

游神于冥冥景以李田姓名謁之求奏一章以決休

咎陳許之一夕天虛夜清冠簡精恪自初夜抱章俯

伏于露臺後夜方起起忽譴之曰陰冥之事爾尚欺

之况人閒乎吾上及三清下逮九幽閱籍無李田者

子以欺陰固無休徵矣景終于一散官壽不五十陳

康肅堯咨知荆南憐其道窮為葬于龍山落廬在荆

江之池陰枯桑田子孫零盡為漁樵傭估嗟哉陸魯

望所謂莫倚文章庇子孫集三十卷行于世

成都元名高僧者誦法華經有功雖王均李順兩亂于

蜀亦不敢害一旦忽一山僕至寺言先生來晨請師

誦經在藥市奉候至則已在引入溪嶺數重烟嵐中
構一跨溪山閣乃其居也僕傳其語曰先生請師且
誦經老病起晚誦至見寶塔品願見報欲一聽至此
品報之果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但默揖焚香側聽
聽罷遂入不復出將齋以藤盤竹箸秫飯一盂杞菊
數甌不調鹽酪美若甘露食訖僕持襯一鍔敬施之
曰先生寄語上人遠到山舍不及攀送遣僕送出路
口因中途問僕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于僧
掌中書思邈二字僧因大駭欲再往僕遽失之凡山

中尋三日竟迷舊路歸視襯資乃金錢一百皆良金
也中五六金一半尙鐵由茲一膳身輕無疾天禧中
已一百五十歲長游都市後隱不見

殿中丞程

東美

守賓州日儂賊寇賓因棄城後得罪編

置于郢純厚人也能道守賓日監斬陳

崇儀

事甚詳

自言狄相

青

正月一日至賓初六日詰旦帥旆將起

就坐擒陳及裨將供奉官

忘其姓名

將斬之捽二人者于

庭謂曰二君後事但請無慮

青

一切爲置之時陳

曙

神識荒越卒無一詞獨供奉者慷慨不怖氣貌怡然

叩狄公曰某萬死無恨獨一事須干台聽以亡母骨
櫬尚寄州南存畱院二十年不孝未葬某今得罪既
死乞令燒訖篋其骨專謹人馳歸并家書付妻男將
某骨與亡母之骨買地一處葬之則閉目受刃無恨
矣狄公許之擒二人者親與酒食時曉寒酒餌冷落
陳但狂號不能食獨供奉者飲啖如平時謂眾兵曰
吾本一健兒今日陪奉一崇儀喫劍何虧于我乎汝
輩努力無當效我索紙筆寫家書一字無誤及至市
先設衾褥面北正坐顧持刀者曰刀銛利否若一刀

不斷我必訴汝于陰府言訖刀下斬訖大旆遂南矣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談藪

宋 龐元英 撰

王公衮字吉老宣子尚書之弟先墓在會稽西山爲掌
墓人奚泗所發公衮訴之郡杖之而已公衮憤甚奚
泗受杖詣公衮謝罪公衮呼前勞以酒拔劍斬之持
其首詣郡宣子時爲部郎奏乞以己官贖罪詔給舍
集議中書舍人張孝祥等議上詔赦之猶鐫一秩當
時公衮孝名聞天下永嘉王十朋以詩美之公衮性
甚和平居常若嬉笑人謂之笑面虎

學海類編
談藪
一
已批

甄龍友雲卿永嘉人滑稽辯捷爲近世之冠樓宣獻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閒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險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未已至此公爲罰掌吏眾訾其猥率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書于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溫州狂生用之且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朕自舉之甄時爲某邑宰趣召登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龍友甄固然不知所對旣退乃

得之曰君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由是不稱旨猶得郡倅後至國子監簿甄嘗頌臨安北山大佛頭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撇禪人多許之

詹事特坐葉丞相論恢復貶筠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攜與俱行處筠凡七年旣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時人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潘方仲矩爲安吉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尙有香囊

學海類編 二
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卻
風流

錢處和參政好餌鼠爲侍從居臨安每日食畢輒以大
盆貯餘饌三擊盆則羣鼠累累然來食訖乃去以爲
常洎遷政府鼠復至以其相距差近不怪也已而帥
越帥閩繼掛冠歸里鼠至如初迨錢亡乃不見

洪文惠文敏兄弟皆畏內雖少年貴達家有聲妓之奉
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饒州景伯家居喪偶宣子
弔焉主人受弔已延客至內齋喚酒小酌甫舉杯羣

妾全出素粧靚態黛色粉光不異平日謔浪笑語酒
行至無算景伯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賓
主相顧一笑後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景盧來爲守
時已鰥居暇日宣子造郡齋景盧畱款亦出家姬侑
席笑謂王曰家兄有言不圖今日有此樂王爲絕倒
謝希孟在臨安狎倡陸氏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
與賤倡女居獨不愧於名教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敢
他日復爲倡造鴛鴦樓象山聞之又以爲言謝曰非
特建樓且有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卽口

學海類編
占首句云自遜杭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
於世之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希孟一日在倡
所忽起歸興遂不告而行倡追送江澗泣涕戀戀希
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漿浪花平夾岸青
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著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
莫思量我將你從前待我心付與他人可希孟與鄉
人陳伯益好相調戲伯益面黑而狹多髯希孟入其
書室見寫真掛壁上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髯
不仁侵擾乎其旁而不已于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

幾此語喧傳伯益病之而莫能報希孟後避甯宗諱
改名苴字古民伯益於是以前兩句咏其名炊餅擔頭
挑取去白衣鋪上喝將來聞者笑倒伯益又嘗寫真
衣阜道服躡僧鞵希孟贊之曰禪鞵俗人鬚鬢道服
儒巾面皮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

曹詠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
與夫不相得他離而歸乃適詠時尙武弁不數年以
秦檜之姍黨易文階驟擢至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
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攜眾來觀見碩人服用精

麗左右供侍備極尊嚴謂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
享如此富貴吾家豈能畱歎息久之詠日益顯爲戶
部侍郎尹京檜之殂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取
喪歸葬二子復不肖家貧蕩析至不能給朝晡趙德
老觀文亦厲氏壻碩人從父妹也憐其老且無聊招
置四明里第養之終身碩人閒出訪親舊過故夫曹
秀才家門庭整潔花竹蓊茂顧侍婢曰我當時能自
安于此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年閒夫妻更相
悔羨世態翻復不可料如此方詠盛時鄉里奔走承

迎惟恐後獨碩人之兄厲德斯不然詠帥越時德斯
爲里正詠風邑官脅治百端冀其祈已竟不屈檜之
甫殂乃遣介致書于詠啓封乃樹倒猢猻散賦一篇
泊新州之行又以十詩贈行其一云斷尾雄雞不畏
犧憑依掇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歸骨中原是
幾時詠得詩憤極然無如之何

韓侂胄暮年以冬月攜家游西湖畫船花輿徧覽南北
二山之勝末乃寘宴於南園族子判院與焉席閒有
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顧

族子汝名能詩可詠此卽承命一絕云腳踏虛空手
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爲
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樓叔韶鏞初入太學與同窗友厚善休日友謂叔韶寂
寂不自聊吾欲至一處求半日適飲醇膳美又有聲
色之玩但不可言君性輕脫或以利口敗吾事能勿
聲則可偕往樓敬諾要約數四乃相率出城買小舟
沿葦邨將十里舍舟陟小坡行道微高下又二里得
精舍門徑絕卑小而松竹花草楚楚然友擬于門卽

有小童應客主人繼出乃少年僧姿狀秀美進趨安
詳殊有富貴家氣象揖客曰久別甚思款接都不見
過何也揖樓爲誰友曰吾親也遂偕坐款語片刻許
僧忽回顧日影下庭西笑曰日旰上君餒乎便起推
西邊小戶入華屋三間窗几如拭玩具皆珍奇喚侍
童進點心素膳三品甘芳精好不知何物所造徹器
命推窗平湖當前數十百頃其外連山橫陳樓臺森
列夕陽返照丹碧紫翠互相發明漁歌菱唱隱隱在
耳駛望久之僧取麈尾敲闌干數聲俄時小畫舫傍

學海類編 卷之六
湖而來二美人徑出登岸靚粧麗色王公家不過也
僧命具酌指顧閒觴豆羅陳窮極水陸左右執事童
皆佞好杯行美人更起歌舞僧與友謔浪調笑歡意
無閒樓神思恹恍正容危坐噤不敢吐一語伺僧暫
起挈友臂扣所以友慍曰子但飲食縱觀何用知如
許而觴十餘巡夜已艾僧復引客至小閣中臥具皆
備曰姑憩此遂去壁外卽僧榻試穴隙窺則徑擁二
姬就寢友醉甚大鼾樓獨彷徨一寐起如廁一童執
燭密詢之此爲何地童笑曰官人是親戚何須問樓

反室展轉通宵時側耳審聽但聞鼻息齁齁而已將
曉僧已至客寢問安否盥櫛畢引入一院制作邃巧
簾幕蔽滿庭下奇花盛開香氣芬勃山山叢竹位置
愜當回思夜來境界已迷不能憶迨具食則器用張
陳一新食品加精獨二姬竟不復出食罷各去僧送
之門鄭重而別由他徑絕湖而歸樓惘惘累日疑所
到非人閒數問友但笑不答亦許尋舊遊而樓用他
故亟歸鄉其後出處參商訖不克再諧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其一本事詩願況在洛乘閒與

一二詩友遊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流亦題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與況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宮娥皆衰悴不顧備掖庭嘗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思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願況聞而和之既

達聖聽遣出禁內人不少或有五使之號況所和卽前四句也其二雲漢友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紅葉上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北夢瑣言進士李茵嘗遊花中見紅葉自御溝出上有題詩曰

與盧渥詩同

其四玉

溪編事侯繼圖秋日於大慈寺倚闌樓上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愁蛾爲鬱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余意前三則

學海類編
本只一事而傳記者各異耳劉斧青瑣中有御溝流紅葉記最爲鄙妄蓋竊取前說而易其名爲于祐云本朝詞人罕用此事惟周清真樂府兩用之掃花遊云隨流去想一葉怨題今到何處六醜詠落花云飄流處莫趁潮汐恐斷紅尙有相思字何由見得脫胎換骨之妙極矣清真名邦彥字美成徽宗時爲待制提舉大晟樂府

大溪山在廣州境舊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土人預備墨紙刷蓆入其中

以手模石壁覺有罅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上紙覆其上印摸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呪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呪術藥方應用無不效驗蓋南法之所出也

湖南北沙板皆自地發多在人家迸出如筍長數十丈大數十圍或一或二或數株竝出人家遭此者皆圻裂傾陷屋宇然析之爲板其利甚博因此家道日進故俗以爲吉祥亦有掘地得板一窖至數百片土人往往以鐵爲長梗入山刺地有板處鐵不能入殊不

知地中何以有此也毛義夫云往年平江大旱河水盡涸居民就河底掘旱井或有掘得沙板者愈取愈多相去五里十里必有一處多至四百片亦有得沈香者滄洲云洞板完全者最難得補綴精密雖巧目亦不能辨以沸湯沃之則敗矣

嚴州壽昌縣道旁有朱買臣廟貌其地有朱池朱邨居人多朱姓朱謙之詩云貧賤難堪俗眼低區區何事便雲泥會稽乞得無他念祇爲歸來詫故妻束薪行道自歌呼越俗安知有丈夫一見印章驚欲倒相看

方悔太模糊

漁溪云襄在筠州新昌縣嘗出遊歷將至五峰馬上遙滿見山中草木蠕蠕動疑爲地震馭者云山皆猴也數以千萬計行人獨過常遭戲虐每羣呼跳浪而至扳緣頭目胷項手足混成毛毬雖有兵刃亦無所施往往致死夜宿民家犬爲虎銜去明日至寺問山中

有虎乎曰無有何以無曰山中皆大林虎安敢來余曰林木森森虎所隱藏何爲不來曰大木上多趨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虎身著處必生蟲

則徧身癩爛以至乎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
畫虎皆平原曠野茅葦叢薄中亦有棘枝尋丈未常
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譬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爲
毛閒蟲所蠹損又可證也

賴省幹之卜天下知名賴建甯人挾妖術殺人祭鬼常
於浙中尋求十餘歲童女養之以充用其母喜誦佛
書女習念心經後此女次當供祭沐浴裝飾寘空室
中鐫其戶而去女自分必死夜且半覺有物自天窗
下光曄曄然不勝怖急念揭諦呪忽口中亦有光出

此物逡巡欲進復卻女誦呪益急良久口中光漸大
直出射此物物仆牀下鏗然有聲不復起其室近街
俄而譬夜卒過焉女大叫殺人卒報所屬率眾破壁
取女出視壁下物乃大白蟒死矣捕賴及家人鞫問
具伏黥配海外籍其家今爲詹安撫居宅

徑山寺主園僧行菜畦閒爲蛇傷足久之毒氣蔓延一
腳皆爛號呼宛轉常住爲招醫積費數百千不能愈
有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命汲淨水洗病腳腐膿敗
肉悉去之易水數器瘡上白筋數見搥以軟帛解包

取藥末均糝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日日皆然但見水漸淤肉漸生一月之後平復如舊主僧及合寺大喜欲謝以錢物僧云吾與山門結緣豈因以利卻不受他日主僧具食延之謂曰山中蛇虺多被傷者時有之誠願得奇方以備急僧云和尚有命敢不從但此方來處絕妙不必廣傳香白芷爲末入鴨觜膽礬麝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長老升座以此方徧告諸人

孫琳路鈴本殿前司健兒甯宗爲郡王病淋日夜凡三

百起國醫罔措有與孫善者薦其能光宗時在東宮亟使人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合和爲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九且曰今日進三服病當退三分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賞以千緡奏官右列或問其說孫曰小兒何緣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豉皆通利無他巧也張知閣久病瘡遇其作時如火年餘骨立醫以爲虛餌之茸附熱愈甚招孫診視許謝五十萬孫笑曰但安樂時湖上作一會足矣命官局贖小柴胡湯三貼服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詩述
之熱減十九又一服病脫然孫曰是名勞瘡熱從髓
出又加剛劑剝損氣血安得不瘦蓋熱藥不一有去
皮膚中熱者有去臟腑中熱者若髓熱非柴胡不可
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方力減於此故三服乃
效今卻可進滋補藥矣一少年子娶妻後得輭腳病
疼特甚醫以爲腳氣孫聞之曰吾不必診視但買杜
仲一味寸斷片析每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煮
六分頻服之三日能行又三日如未嘗病者孫曰府
第寢處高明衣履燥潔無受溼之理特新娶色欲過

度致然杜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則爲效易矣其伎
大略如此奇驗

宋中直府判爲池之青陽簿老吏言紹興初有縣丞夫
婦皆年三十而無子令吏輩求嬰兒爲嗣不數日輒
死又求之數年內凡失十餘子最後一子死棺殮就
焚其本生父母來視之循其體兩股微熱復視之陰
囊已破去雙腎矣哭告于官追丞家人劾治具得其
狀乃丞用道人授房中之術用嬰兒腎入藥僞爲求
嗣實爲藥資案成丞死于獄不克正其罪

元术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眷殊甚术有所佩
匕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此婦取匕首將殺之
术覺驚問婦曰將殺汝术曰何故曰我夫爲汝殺吾
欲報仇术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爲汝別求夫
乃盡集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卽以嫁之邱宋卿同
客談此曰此其所以爲元术也

京師士人出遊迫暮過人家缺牆似可越被酒試逾以
入則一大園花木繁茂徑路交互不覺深入天漸暝
望紅紗籠燭而來驚惶尋歸路迷不能識亟入道左

小亭氈下有一穴試窺之先有壯士伏其中見人驚
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粧
麗服俄趨亭上競舉氈見生驚曰又不是那一个又
一婦熟視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
洞房曲室羣飲交戲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婦
貯以巨篋舁而縋之牆外天將曉懼爲人所見強起
扶持而歸他日跡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

今軍營中有天王堂按僧史天寶初西蕃寇安西奏乞
援兵明皇詔不空三藏誦仁王護國經帝見神人帶

甲荷戈在殿前不空云此毗次門天王第二子獨健
往救安西也後安西奏有神人長丈餘被金甲鼓角
大鳴蕃寇奔潰斯須城上天王見形謹圖形上進因
勅諸節鎮所在州府于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形像佛
寺亦別院安置但不知何時流入軍營耳

趙德老常戲言明州有三賤燒底賤著底賤喫底賤或
問其故曰燒底是燈草著底是草鞋喫底是鹽又云
慈谿縣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牀上無藁薦
大街上好放薦皆可資笑

德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絕無蹤迹一總轄謂其徒
曰恐是市上弄猢猻者試往脅之不伏則執之又
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
具伏乃令猢猻由大窗中入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
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
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霸頭茶坊有賣熟水人
持兩銀杯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過行就飲總轄
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慙悚而
去人問其故曰此姦盜之魁也適飲水時以兩手捧

孟蓋度其廣狹作僞者以易之耳吾既見安得不問
韓王府中忽失銀器皿數事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
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
之立伏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
竊器與之以刀自傷僞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于
眾以是得之

建甯監作院鄭江三衢吏也以棘寺推司得官常云岳
鵬舉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劄子令策應而三日
不行爲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奏命治其事乃

謂岳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皆無眼岳乃
署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青盲
此事得於老吏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強記通術數遊朱晦翁門極喜之
詹元善尤重之薦其傳康節之學命使定歷密院創
令赴行在蔡雖不應命人猶以聘君稱之晦翁以道
學不容于時胡閔章疏併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
以死蔡喜地理學每與鄉人入葬改定其間吉凶不
能皆驗及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邱隴冤魂欲

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談藪終

養疴漫筆

宋 趙潛 錄

靖康之變中原為虜地當時高人勝士陷沒者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暫復有自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鞞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妝點春光似去年又云渭平沙淺鴈來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淚霑衣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祕每歎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莫能治逾年而卒就斂通身透明腑臟筋骨歷歷可數瑩徹如水晶

自昔醫書不載此疾之證

坦齋筆衡

翟欽甫者金人也眾飲清菴欽甫偶至眾不之識俾賦

清庵詩欽甫故拙起句云爲問清庵何以清眾拍手

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眾失色連賦廣

寒宮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

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

行眾愧謝延之上坐

瑞桂堂暇錄

嘉泰閒內臣李大謙于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功德

寺役工數內有漆匠張某者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回

于道中遇一老嫗挽入小門暗中以手捫壁隨嫗而

行但覺是布幙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物坐此嫗

乃去繼有一尼攜燈至又見四壁皆有青赤衣帷遮

護終不知是何地此尼又引經數曲及至一室燈燭

酒榼器皿一一畢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張見之驚

異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往頃時復至後有

一婦人隨來容美非常惟不冠飾張殊畏懼尼逼使

坐遂召前嫗命酒殺數盤此婦人更不一語尼云已
晚矣張但懇尼云匠者無錢尼終不顧遂令就寢尼
執燈扃戶而去張屢詢所來及姓名而此婦人竟無
一語疑爲瘖疾至鐘動尼復至啓鑰喚張起如前令
嫗引出亦摸布壁行覺至一門非先來所經此嫗令
出街可至役所張如夢寐中行至一街迨曉卽離役
所二里許後循路歸其董役者責之及聞此事使人
徧訪終不得其原所入門域眾皆謂鬼物而有一木

匠云固寵借種耳

葦航紀談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旣破李煜白衫紗帽見二
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明語之
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召煜
飲茶船前獨設一木脚道煜嚮之國主儀衛甚盛一
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登焉旣一啜
曹謂李歸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
赴焉潘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版尙
不能前畏死甚也旣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取死眾
皆服其識量

譚淵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尙侍臣莫不嘆服

譚淵

大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纔三四尺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來往之迹牀頭有一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則我不回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醉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牀頭取封鎖柳箱開之

其中止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

矣

譚淵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黃而溝青故每節若閒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惟會稽頗多彼人呼爲黃金閒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絲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卽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爲杖子頃在湖湘閒見有以竹爲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峰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

學淵類編 卷之四 四
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窗雜錄有異竹篾長二百餘尺玉篇云箐竹可爲舟但未親見耳不識有否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遇小橋三躍而馬三卻同甫怒拔劍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望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

之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沈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峰問輝曰旣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經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卽來和天尊出楊礪之夢紀

學海類編
本載諸國史祥符崇尙道教建立宮觀專尙祥瑞王欽
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七
千餘本獨孫奭不然其事真宗久無嗣用方士拜章
至上帝所有赤脚大仙微笑上帝卽遣大仙爲嗣大
仙辭之帝曰當遣箇好人去相輔贊仁宗在禁中未
嘗鞋惟坐殿方御鞋韞下辰卽去之徽宗卽江南李
主神祖幸秘書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儼雅再
三歎訝而徽宗生時夢李主來謁所以文采風流
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

高宗章后生徽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
后言言朕夜被錢王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妾
夢亦然須臾報章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今都錢塘
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乎夷門志載宣和間
禁中有物曰獮音來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
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云獮來諸閤皆扃戶徽廟
亦避之甚至登亢金坐移時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
手撫之亦溫暖曉則自榻袞下而去罔知所在後宮
妃嬪夢中有與同寢者卽此獮也或云朱溫之厲所

化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尙御冕偶有一伶人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此所謂執藝事以諫也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漉取流出雪色飯洗淨曬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卽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

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餒

真定大歷寺有藏雖小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藉匣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開賜免拆殿勅書有塗金匣藏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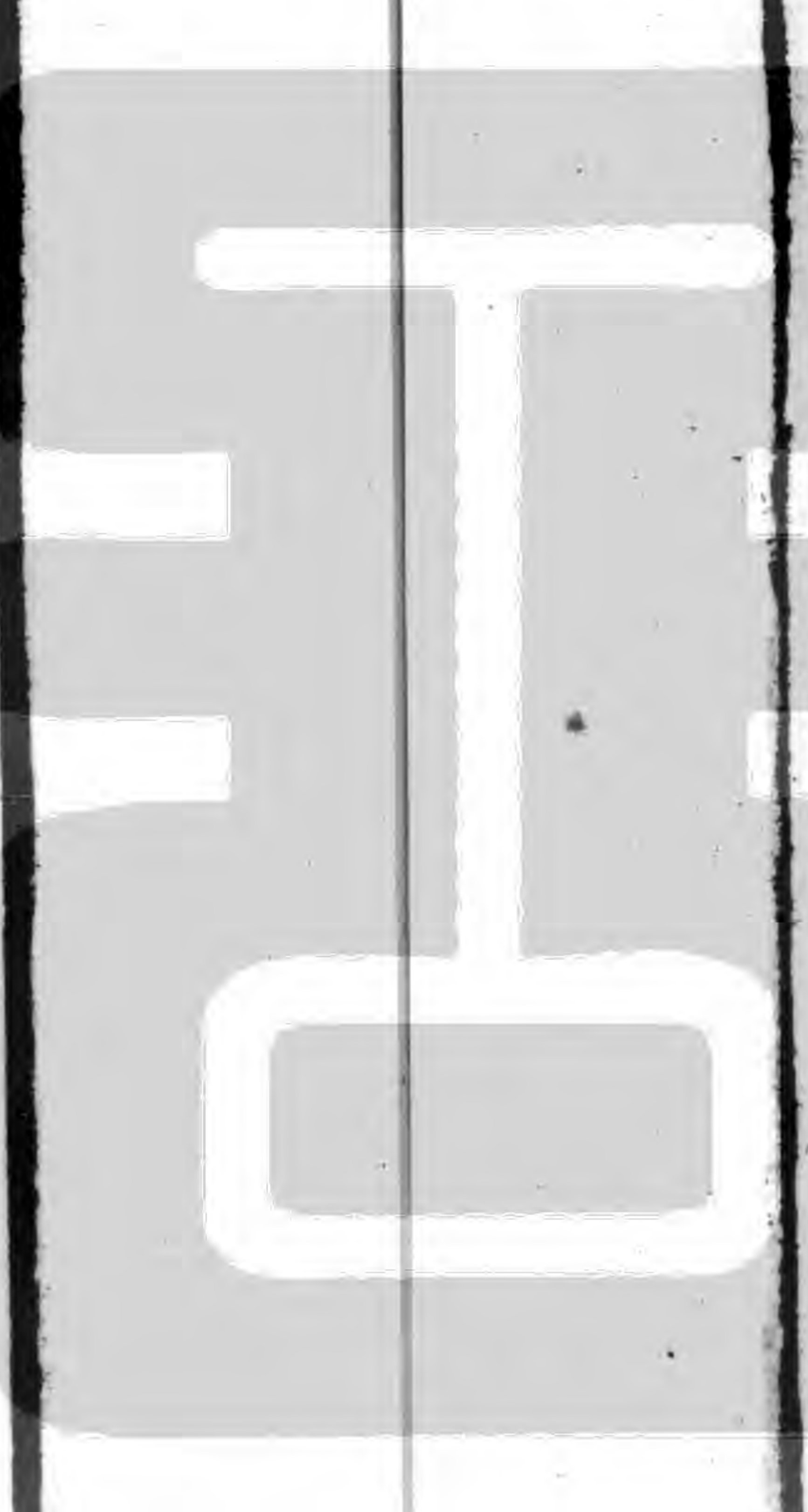
士之窮通出處蓋有命焉非人所能爲也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

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楊雄優于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于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閒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與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泰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嘆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目五

色者是也其母嘆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于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

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貢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于他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



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漉漫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歎

鶴林玉露

臨安中瓦在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而近來數十年閒向之行術

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于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郡守闔帥者日以殺人爲事邪老師歎服

狒狒讚曰狒狒怪萌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掩其目終亦號跳反爲我戮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

斤旣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輒笑笑則下脣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爲朱纓血可染衣似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屐馴狒房沸切

凡人溺死者及服金脣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耳暴聾者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間水聲卽聾愈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斧傷用獨殼大栗斫爲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嚼

傳亦驗 喉痺并乳鵝蝦蟆衣鳳毛草搗細入鹽霜
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鵝毛刷患處隨
手吐痰卽消 癰疽惡瘡初腫起當歸黃蘗羌活共
爲細末生鷺鷥膝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
作小頭卽破切不可併瘡頭傅之恐毒氣四攻不可
收

新昌徐氏婦病產有名醫陸某在二百里外輿致之及
門婦已死但胷膈閒猶微熱陸入診之良久曰此血
悶也得紅花數十斤則可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爲

大鍋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于中取窗格藉
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
蘇

四明延慶寺一僧自頂至踵平分寒熱醫無識者有一
道人曰此生偏腸毒也藥之一夕而愈

背鯁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無弗愈者皆以意推也

孝宗嘗患痢眾醫不効德壽甚憂之過宮偶見一小藥
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至
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脉

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卽愈德壽大喜就以杵藥金杵白賜之至今呼爲金杵白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遇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爲水以之滴目赤瘴自消

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甚簡但用香櫟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熟爛自昏至五更爲度同密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効又越州某學錄云少時苦嗽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柔桑條一束

每條十折內鍋中大約用水五盃煎至一盃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而愈

象山縣邨民有患水腫者以爲鬼禍訊之卜者卜者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數日遂愈

曰此冷劑也

其法詳細

白賜之

編

水對出煙日發愈

下之衣用田雞大蒜車前草味和風膏於大機邊湖土

象山練時男言想水腫者以爲良藥治之

中書醫前之照

編新十世內論中



